

著名编剧刘桂成：

主旋律戏也能写得风生水起



刘桂成，国家一级编剧，1946年生于山东阳谷县，1967年赴第二炮兵服役，1981年转业开始戏剧创作。其作品深远厚重且题材丰富，涉猎京剧、话剧、吕剧、豫剧、柳琴戏、儿童戏等多个剧种，先后获得了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剧目奖、国家文华编剧奖、曹禺剧本奖、电视剧飞天奖等国家级大奖，四次获华东田汉戏剧奖、五次获省委宣传部精品工程奖、六次获山东省艺术节编剧一等奖。



刘桂成创作的《大明贤后》获曹禺剧本奖，也让主演章兰轻松拿下“梅花奖”。



本报记者 刘雨涵

从部队大兵
到大剧作家

刘桂成在济南南部山区有一山宅，满园苍翠，近日他在朋友圈自我调侃道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二十年鼓捣园林，一辈子穷弄戏文。”从事戏曲创作40余年来，他先后拿下了所有国家级戏剧大奖，因演出其量身定做的剧目获得梅花奖、文华表演奖的山东戏剧演员就有5人之多，刘桂成在山东戏剧界弄出了大动静。

从21岁时刘桂成到第二炮兵服役，一待就是15年。“我是老三届，算是部队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，调到报道组先是给报社写稿子，后来光写稿子不满足了，就开始写小说，结果一下子轰动了部队。”1981年刘桂成转业进入聊城文化局戏剧研究室，主业是编剧。开始他选择创作电视剧本，“我与张海迪的爸爸是研究室的同事，当时张海迪就住在我办公室隔壁，我写了一个电视剧本就叫《海迪》，后来央视把它拍成3集电视剧《生命的故事》，还获了飞天奖。”

但刘桂成认为写电视剧本太受导演约束，继而转向了话剧创作。1985年他发表了话剧《榆钱树下》，成为山东首位获得“华东田汉戏剧奖”的编剧，这为他的舞台剧创作拉开了序幕。山东在职戏剧演员中唯一的“二度梅”获得者章兰两次拿到梅花奖，唱的都是刘桂成的戏。“1989年章兰第一次来找我写的剧本是豫剧《路边店》，她一路演进了中南海，并且得了梅花奖。”时隔十多年，刘桂成又为章兰写了豫剧《大明贤后》，让章兰轻松拿下“二度梅”。《大明贤后》也让刘桂成继《春秋霸主》之后，第二次获得“中国曹禺剧本奖”。

2003年刘桂成出任山东吕剧院院长后，将建国初期山东女兵赴新疆屯垦戍边的故事创作并排成吕剧《补天》，一举拿下了“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奖”，并获2005年“中国十大演出盛事奖”。《补天》我写得掉泪，观众看了也泣不成声，有的观众追着看了30多次，一部现代戏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不容易。”刘桂成初任院长时，吕剧院还欠着240万元的账，这一部戏为院里带来500万元收入，让吕剧院很快扭亏为盈。

“写戏曲剧本就跟老中医一样，越是老，来找的人越多。”已是古稀之年的刘桂成依然笔耕不辍，他刚刚写完京剧《孔子》的剧本，该剧将作为明年山东省重点打造的剧目，山东梆子《孟母》的创作又摆上案头。

“刘桂成是当今中国创作戏曲重大题材的第一大手笔”，这是众多戏剧理论专家给他的评价。刘桂成用40多年的戏曲编剧生涯，用他的实钻匠心让这一称号实至名归。

戏剧作品
必须有社会担当

“比赛能获奖，演出有市场，长期有影响。”这是一位文化局长对刘桂成剧作的评价。刘桂成的作品之所以能兼具吸引力和艺术生命力，深厚的文学底子功不可没。“有人说故事是戏剧的生命，但会编故事只是初级阶段，‘故事好编，人物难立，衷曲难诉’，戏剧的根是戏剧文学。”刘桂成创作的京剧《瑞蚨祥》中的反二黄“千佛山几杵疏钟落夕阳”、吕剧《回家》中的主题曲“皂角湾”、豫剧《天雪》中的“犁头翻开沉重的历史”等唱段至今仍在戏迷中传唱，就是其戏剧文学魅力的最好证明。

为了修炼自己的文学功力，刘桂成以一人之力花费28年编纂出《中国故址典故题咏辞典》，这本近600页的大部头足足有两公斤重，收录了留有历史名人题咏的故址、遗迹6039处。他将自己最喜欢的苏东坡的《定风波》作成书法挂在客厅正中，“这就是这本辞典的价值，也是我所下的功夫大于常人之处。”刘桂成还常写一些古诗词，有人说，把他写的诗词放在唐诗宋词里很难分辨出到底哪是古人写的。

当中国大部分戏曲编剧还沉浸在风花雪月的剧情时，刘桂成却一直钟情于《春秋霸主》《大明贤后》《补天》这样大开大合的历史剧，《路边店》的导演李雁称刘桂成是“最能把主旋律戏写得风生水起、生动感人的剧作家”。“我喜欢重大历史题材，它们波澜壮阔，能刺人心扉。”当然这种题材的创作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。刘桂成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两点：一是要切入时局，二是要切中时弊。“创作如果跟时局不配合肯定不行。”刘桂成说主旋律自古就有，不要盲目抵触当今。

刘桂成认为，直白地歌功颂德是没有生命力的，“吕剧院有一段时间创作急功近利，违背戏剧规律，图解政策，致使看戏的人越来越少，有时观众还没有演员多，是我们自己把观众驱逐出了剧院，改革到孤家寡人还是改革吗？”刘桂成认为，戏剧作品必须要有社会担当，针砭时弊，能让时代接受，还要能警醒社会。“《春秋霸主》为什么火？就是抓住了用人这个核心，齐桓公重用贤臣管仲、宁戚、鲍叔牙就可以霸业兴，后来用小人易牙、竖刁、开方就国破家亡。”

让年轻人爱戏曲
再谈人才培养

“以前我一年能写三个剧本，现在一般一年就写一个了，可能也就再写个两三年吧。”今年已70岁的刘桂成感到在创作上越来越力不从心，曾兼任山东省艺术学院戏剧学院研究生导师的他在谈到衣钵传承时，也感叹戏剧创作人才可遇而不可求，“我当了12年的山东戏剧创作室主任，年年开会都要讲人才培养，但是真的培养不了。”

“编剧要有先天的艺术感觉，后天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。”刘桂成说，“我跟我的学生说，写剧本要耐得住寂寞，不到50岁别想出名，我不是吓唬他们，因为编剧要懂诗文、懂时空、懂音乐、懂人情，这样你才能写皇帝像皇帝，写乞丐像乞丐。”

身为戏曲作家，文学功底更是马虎不得，“如果不能熟练运用唐诗宋词，写出来的就是水词，丰富的想象力如果没有文学素养支撑不可能表现出来，想唱没词，想说没哲理，想抒发感情没有意蕴。”刘桂成回想说，自己那个年代的戏曲编剧们大多是剧团出身，“有当演员的，有拉板胡的，有办公室写材料的，在剧团待长了耳濡目染凑合个戏不难，但要写成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作品那就是另一码事了。”刘桂成有一个比喻，他说很多编剧像豆芽一样，刚从地皮冒出头来，便再也伸不开腰，长不高了，“没有文学功底的编剧不会走远。”

要当一名戏曲编剧，不仅要耐得住寂寞，更要耐得住贫穷。“我现在写一个剧本有30万报酬，不少人羡慕我，但与电视剧编剧相比就微乎其微了。高满堂写一集电视剧30万，一部剧写50集就1500万，戏曲编剧几辈子也挣不来这么多。”

戏曲编剧的培养困难重重，但最让刘桂成忧心的是，怎样培养年轻人对戏曲的爱好。“爱好是吸引人才的第一要素，我为啥会写戏？就是因为小时候看了拍成电影的豫剧《朝阳沟》，从那时起奠定了我戏剧追梦的理想。”刘桂成认为，培养年轻人戏曲爱好的关键是要多宣传好戏，“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，连央视都播我们的戏，但山东的电视台从来都不播山东戏。观众的影响和培养太重要了，现在的年轻人连传统戏曲都没见过，怎么谈爱戏曲？将来怎么会投身其中写剧本呢？”